

夏天的旋律

■林秋蓉

当绿蝉拉响白昼的弦乐时,道路旁的芒果树披挂着一串青涩的果实,伫立在炎炎热气中,阳光的金箭穿透浓荫的罅隙,斑斑驳驳地洒落一地诗意。呷完一盏早茶后的我,正准备散步到文体公园进行每日的运动功课:打羽毛球。

耳机里的第二首曲子播放至尾声部分时,我已到达目的地;操场中间那对打羽毛球的白发父子,击球时干脆利落的“啪嗒”声所带来的运动激情,在空气中激起一圈圈涟漪。

我和球友的额头才渗出几滴细汗时,一两滴豆大的雨点就砸在地上,但我们都不以为意,一致作出判断:这雨不等地表淋匀就会打退堂鼓。事实正好相反,瓢泼大雨不由分说地浇淋下来,众人纷纷收拾行囊择路混行、选址避雨。我和球友赶忙钻进就近的六角凉亭内,巴掌大的凉亭瞬间挤满了男女老少十多个人。

暴雨如注,不一会儿工夫地上就积起淹过脚踝的雨水,躲雨的人们谈论的话题从望雨兴叹跨越到家长里短。

晚晴亭,这个名字真好,许是出自诗人李商隐的《晚晴》一诗:深居俯夹城,春去夏犹清。天意怜幽草,人间重晚晴。

“水花都飞溅到你身上了,快撑起来。”一支蓝色折叠伞从我身后递来,我还在饶有兴味地咀嚼着李义山的诗句,心中隐隐不快地看了看递伞的人,只见她中等个子,一身简练的黑色运动装束,一头利落的短发夹杂着几缕花白的发丝。我默默地接过雨伞并支起,继续我的雨中遐思。儿时也曾有一次躲在亭子里等雨停,看来历史和当下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啊!

这该追溯到小学三年级野炊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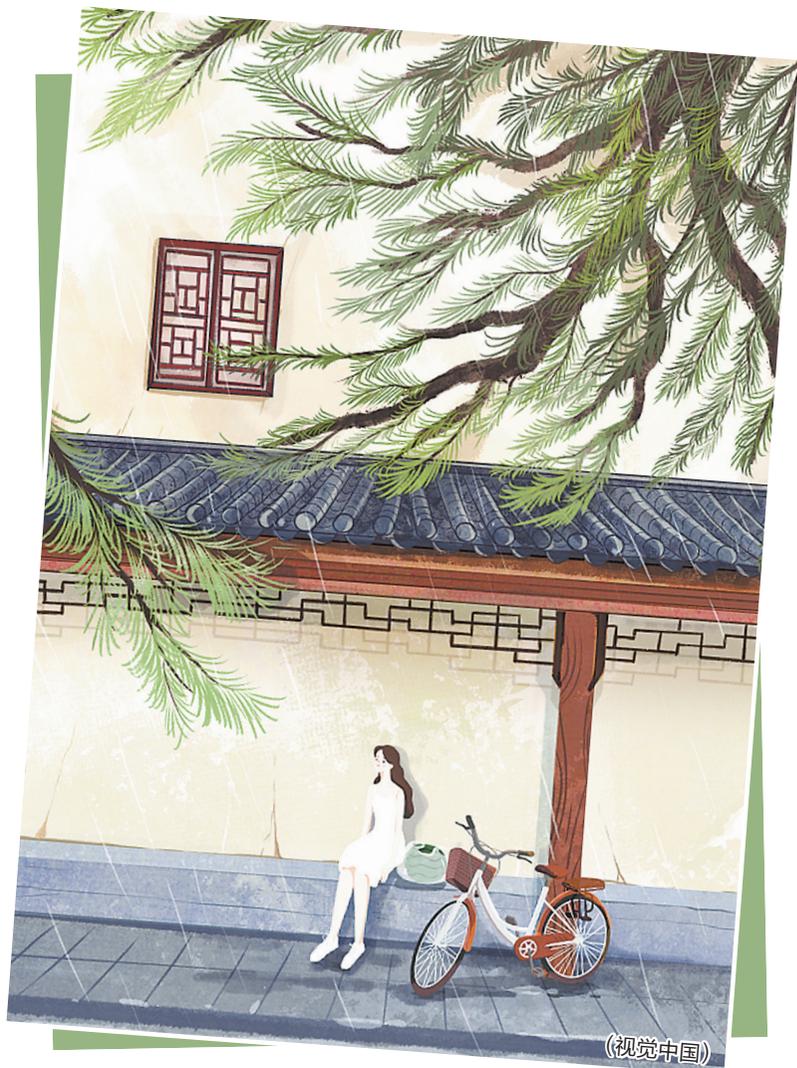
时候了。带队的是一位女实习老师;自带锅碗瓢盆、柴米油盐的我们一路“哐哐当当”徒步了二公里左右的盘山道后,终于到达了此次目的地——未名亭。

亭子四围层峦叠嶂,绿树葱茏,一汪供应着好几个村庄用水的人工湖泊静卧其间。在老师的安排下,大家各尽其责:捡枯枝叶、湖边摸虾打水、搭炉生火、淘米洗菜、洗碗洗筷,活动井然有序地推进着。

大铝锅正烹煮着一锅咸米饭,确切地说是一锅放着小虾米干、豆豉、菜花和芥菜梗的咸菜饭。掀开锅盖的那一刻,香气扑鼻的咸菜饭搅得饥肠辘辘的同学们垂涎三尺。大家眼巴巴地望着接下来的神圣时刻——老师从她的黑色皮包里掏出一小袋花生米撒在咸菜饭上,这不是一般的花生米,咸菜饭有了它才算有了灵魂。胆大的男同学迫不及待地在老师身侧敲边鼓说:“哎呀呀,真饿呀,看得都流口水了。”老师认真审视着杰作,思忖着是否剩下几颗花生米奖励野炊活动中表现出色的同学,听到学生这一馋嘴的嘟囔,索性把它们都抖入热气腾腾的锅里,又麻利地操起大铁勺将其搅拌均匀。诱人的饭香将同学们肚里的蛔虫都唤醒了,大家悄然排起了长队,等待着此次远足野炊的高潮部分——分享大锅饭。

先盛上饭的人在亭子里的石凳上就座,或是石阶上就座,后面的人找块石头落座或是蹲在草地上,大家端起饭碗便是一通狼吞虎咽。还没心满意足地回味一番,大铝锅见底了,大家一时面面相觑,在心里一起盼望着明年的野炊活动快点到来。

在物资匮乏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,这一顿油润润的咸菜饭,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告诉你,它堪比瑶池里的



(视觉中国)

仙桃!

雨不请自来,原本碧波如镜的湖面顿时泛起密密麻麻的水花,这突如其来的雨让同学们快乐得像脱缰野马!老师可就急坏了!高度紧张地组织学生躲雨,幸好三十来个小学生很快就点清人数。将大家聚集在亭子里后,女老师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一直处于暴躁易怒的状态,她一会儿急切地叮嘱大家小心脚下,一会儿拿严厉的目光盯着伸手接雨的同学,直到淘气的学生后背发凉、脸色发烫,不得不将玩雨水的手缩回。

不多时,暴雨便偃旗息鼓,只剩雨

丝在檐边的蛛网上逗留;挂在山水之间的一道彩虹,又让大家兴奋不已。

“雨停了,我该去买菜了。”递伞人的声音在我身侧响起,我心存感激地收起雨伞递还,还没等我道谢的话,她已大步流星地跨出亭子往公园大门走去。

夏天的旋律是热烈的,它拧尽万物体内多余的水汽,偶尔下一场急雨涤荡我们灵魂的尘垢。在记忆的长河中,总有一阵或大或小的雨,如同星辰般绚烂,闪耀在时光深处;那些躲过雨的亭子,看过的风景,已然成为生命里不可或缺的音符。

衣柜里的匠人

■罗海亮

时钟指向傍晚六点二十九分,物流配送按照预定送达的时间晚了一个小时零九分,我对这个没有时间概念的配送员充满了敌意,他电话里竟然还要我到车库去帮忙卸货。家里添置大衣柜毕竟是一件喜事,还需组装,又到了晚上做饭用餐的时候,只好硬生生地把怒气憋回肚里。

到地下车库后,我瞟了一眼,货车上的物件并不多,他一个人傻愣愣地站在车旁,我还是没忍住,劈头盖脸说了他一通的不是,他唯唯诺诺地回应着,“一个人卸货太重,来两个人又没什么钱赚,请您顺手帮一下忙,等下把衣柜组装仔细些,包您满意”。

衣柜是分开打包的,有两个包装确实特别沉重,两个人抬在手里都感觉吃力。卸车后,他把临时停车牌工工整整地放在挡风玻璃前,托付我提一下工具箱和一个硕大的水壶后,他坚持一个人背扛物件到电梯口。这时,我才留意起这个人,个子矮小,中等身材,五十多岁

的样子,短发,鬓角白了,太阳穴上的青筋暴露,汗水从些许隐现的皱纹里溢出,顺着脸颊不时滴落,硕大又粗糙的手指紧紧抓住长长的包装袋,背压得有点驼。在昏暗的灯下,他的影子是修长的、纤细的,在狭窄的通道里,忽高忽矮地移动着。

趁他往卧室搬运和拆开物件时,我抓紧时间做饭炒菜。饭菜上桌后,无论怎么邀请,他都一直蹲在那堆成小山般的螺丝、衣柜门和隔板等物件旁边摆弄着,眼睛没挪开。装衣柜是件技术活,我估计是为难上一个普通的物流送货员了。

我不忍心他饿肚子,用一个大碟子盛上饭菜和一碗汤,放在茶几上,也许是诚意感动,也许是真的饿了,他“吧唧吧唧”地吃得津津有味,连汤都一滴不剩。饭后,这个人的话语多了起来。他的工具箱,只有几个起子和一些大大小小的螺丝钉,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之物。他原来是一名木匠,凭手艺吃的是百家饭,闻的是淡淡的木香,听的是锯齿的声音,看的是刨子吐着刨花。他在描述一幅记忆

里的画,一幅如影随形的画。我在他的眼眸中看见了漫天的刨花,长长的,短短的,卷卷的,薄如蝉翼,一位少年正在挥舞着工具,一缕阳光透过破旧的窗纸,斜照在地面上,惊醒一屋的木方。

科技发展,机器的制造席卷家具行业,也闲置了他那双灵巧的手,日夜辛勤劳作的机器不明白,他更不明白,祖传手艺为何不吃香不流行了。在时光的洗涤中,在生存的竞争下,他干起了物流配送工作,一个能兼任成品家具组装的物流配送人员,这也是他木匠技艺的衍生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在流淌,已经夜深了。他猫在衣柜里,心无旁骛,粗糙而肥大的手指来回抚摸着衣柜里面的木质纹理,嘴角微微上扬,啧啧称赞是些好木头。他告诉我,木头是有灵魂的,它来源于大自然,历经风雨,感知世间冷暖,用纹路倾诉成长,沉淀自我,这世上没有任何两块纹路相同的木料。这也是人跟自然相通的独特路径,有时也要涂抹上五颜六色的油漆,失去原本的纯真后,以面具示人。

“万事力求完美,精益求精永远都不会过时。”他似乎是对我说,又像是在喃喃自语。看着假依在衣柜里的他,对待每一颗螺丝的安装是那样专注和到位,蓦然感觉他的内心是如此单纯。衣柜装好了,立在房间,木匠看着成品,笑了,我想他此刻的内心是富足的。



投稿邮箱:dz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